



混在长沙之室友梁立珊

文 / 江 单

准确的说, 立珊算得上一个小富二代。

立珊的父亲是县城的名医, 而且自己开了家医院。富二代的生活对立珊却没有任何影响, 他从不以此为豪, 和我们这些赤贫的同学照样打得火热。

在大学宿舍同学中, 立珊是最能折腾的。从倒卖脸盆水壶给新生, 到收购鱼腥草试图挖取第一桶金, 大学期间, 立珊总是在不亦乐乎地做着亏本买卖。然而, 立珊不在乎买卖的亏赚, 他乐在其中, 似乎很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

不过立珊的心态倒是值得我们学习, 小赚一笔了, 他就会吆喝着兄弟们大块喝酒大口吃肉, 亏本之后, 也能每餐去食堂吃几个包子祭奠五脏庙。

我和立珊, 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蜗居经历。

我入坑摄影, 就是立珊带的。大学二年级, 我和立珊迷上了摄影。经过立珊的劝说, 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立珊却在爱好摄影的同时, 还

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认为摄影钱途远大。

于是, 我们从微薄的生活费中节约资金。从每天只吃两餐, 到每天只吃一餐, 我们每天计算着节省下来的钱数, 计算着和目标金额的差距。

实在饿极了, 就跟着宿舍其他同学混吃混喝。半年之后, 我们终于买上了自己喜欢的单反相机。

不过立珊说得倒没错, 自从买了相机后, 学院大小活动喊我们担任专职摄影的机会就多了。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节衣缩食的壮举已经传遍全学院, 活动摄影都是老师特意照顾的。

经常参与各种活动摄影, 让我和立珊莫名膨胀起来。新学期开学, 我俩觉得赚钱的大好机会来了, 两人楼上楼下跑遍各个男女宿舍, 打着学校的招牌, 为新生拍摄证件照。

本以为能小赚一笔的我们, 却因为无意中胶卷曝光, 不仅赚钱大计成为泡影, 还倒贴了不少。

大学刚毕业, 我和立

珊留在长沙寻找机会。我们在一个朋友学校旁边的郊区租了间民房。两人每天和房东、房东的儿子聊东聊西, 然后不停地和无处不在的蚊子作对。

当时恰逢非典, 立珊的脑瓜子又开始折腾了。

某天深夜, 立珊突然把旁边的我从床上拉起, 兴致勃勃地说服我加入他的人生第一桶金计划。

立珊认为, 因为非典的原因, 鱼腥草会严重缺货, 而鱼腥草的药性决定着这个中药必将成为预防非典的畅销药。

在我拒绝加盟后, 立珊卯足了劲, 去四邻八乡收购, 还冒着大雨帮农民抢收。

于是, 鱼腥草堆满了我和立珊租房的走廊, 立珊不辞劳苦兴致勃勃地一根根清洗干净, 直到手指都失去知觉。

最终的结局, 鱼腥草并没有预料中的被抢购, 好不容易在药材市场脱手后, 一盘算, 立珊又做了一单亏本买卖。

立珊就是如此不断

的折腾, 直到他去医院上班后, 依然如此。

立珊回老家医院上班后, 我曾因送表妹上班去找过他。极好面子的立珊异常热情, 不仅把我带到家中, 还跑到我下榻的宾馆陪我聊天至深夜, 并宣称要和我抵足而眠。

在接了妻子无数个催促电话后, 深夜两点多, 立珊只得乖乖回家, 他此前炫耀的妻子绝对通情达理就此成为一张不能点破的白纸。

我一直认为, 立珊的人生就是折腾的人生, 不在折腾中成功, 就在折腾中灭亡。

果不其然, 在医院呆腻了的立珊后来办了停薪留职, 开始创办医院。

这次折腾, 倒是让他就此成功。

现在, 已经成为医院董事长的立珊, 还如以前一样, 对新鲜事物抱着异常的兴趣, 还是愿意不断尝试和挑战新的领域。

这, 已经成为立珊人生中的一种习惯和精神, 不自由, �毋宁死的精神。

廖城

文 / 蒋献辉

妹妹门前一个坡, 别人去少我去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 岩板磨出灯盏窝。

船抵廖城便告回头。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一个回转两三个钟头。在转身的一刹那, 我看见水痕线下一条贴水的石级, 直接上廖城的, 像一架长梯俯身孤寂地立在水边。

二

夜宿白石, 桑植最东北的乡村。经过一天的颠簸, 从山顶草原下来, 已是半夜。近千米的高山上, 家庭旅馆还算整洁, 房间里有一二秋蚊子。我有点认床, 又有点莫名兴奋, 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下, 于是披衣起身。

推门, 见月色如银霜, 星汉寥落。中秋临近, 立在旅馆后面阳台, 明月一轮形如洁净处子, 一尘不染挂在廖城顶上。会当凌绝顶, 虽萦绕着轻薄一层雾, 尖尖的廖城山顶恍惚触手可及。天阶夜色凉如水, 远近菜地草丛里, 虫声密如骤雨。可喜竟有久违的萤火闪烁明灭。

竟然也有不眠人。还真是巧, 原来就是白天唱山歌的那位健谈男子, 与同伴一起倚着阳台扶栏,

谈兴来了。因为怕打搅了他们的雅兴, 我忙不迭解释原因, “睡不着, 有点认床……”

一天下来, 我们自然地成了点头之交的熟人。

他却开门见山打趣我, “你是有点‘旱地螺丝口难开’……”

“哪里……”我一时哑然无话, 更找不到贴切的词语来回应。于是他们继续不是秘密的话题, 我也就顺势融为一个忠实的听众。

三

眼前这个男人, 人生阅历多彩丰富。

他唱过山歌, 做过导游, 做过安稳的企业职员, 全民经商大潮一来, 他打着哈哈, 笑道: “我又自己打破了自己的铁饭碗!”

他好像蛮不在乎创业的曲折艰辛。

数年前廖城起新房子最困难。由于新起的地基背靠悬崖, 雨天总有落石。有天轰隆滚下一块簸箕般大石头, 地上砸开一个大坑, 他全家人都吓坏了, 整天提心吊胆。他手边不宽阔, 亲身爬上离地几丈

高的悬崖去排险, 发现松动的石头, 就敲下来。有天下午一步一步爬上去, 把自己困住了, 上不能上, 下不能下。老婆孩子跟着担惊受怕, 不时喊一声,

“老贾, 你莫打瞌睡啊! 怕一不留神迷糊栽下来。”

旁边聊天的那位忍不住: “悬崖上栖身一整夜, 眼沉沉未眨, 你毫发无损, 命大必有后福!”

如他所说“好瞌睡只要一觉”, 命运总垂青有准备的人, 得交通便捷的便利, 他新起的房子后来做客栈, 没几年便功成业就。

他忽然另起一个令人惊讶的话题, “我有五个孩子!”

“开涮! 怎么可能?”我有点吃惊地问道。

“千万别误会, 绝不是小三的! 我帮别个养了三个。”看到或者听说周边人家持家困难, 他怜贫惜老, 便看不下去, 忍不住主动上前帮衬人家一把。

“也没做什么, 每年不过送孩子几千块钱, 交点学费什么的, 人都有燃眉之急的时候……”

清茗入口怡心源

文 / 向敬之

我不懂茶, 不管好茶差茶红茶绿茶黑茶白茶清茶禅茶之分, 潜意识里,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名字都是讲究而已。

静心养性, 清茶小煮情思远; 低语谈生, 淡水暗藏天地宽。我不相信茶能让人大觉、为人清心。慢慢的, 我开始翻翻关于茶的书, 买些不同地方的茶叶, 还不时走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茶肆、茶楼。

某日, 一个朋友约我去梅溪湖玩, 他要去买茶送亲戚。在步步高, 我们走进一家茶店。茶店名叫怡清源, 是湖南的一家老字号, 意求静心以善性, 和气而悦情, 外面的装修不张扬, 有些特色。

能在此得一份怡然、获一些清心? 我在疑虑中, 推门而入。

茶店不大, 确乎雅致。迎面不大的桌子上, 摆着一些茶品, 两边挂着一副艺语对茶缘的楹联。撰者与书者, 名气不大, 但写得很遒劲素朴, 颇合室内环境。轻盈的音乐, 简净的装潢, 古拙的摆设。室中有客, 泡着茶的青春女子, 没有夸张地玩弄茶具, 却很专业, 也很敬业。

一位女孩走近来, 敬客彬彬, 微笑盈盈, 大方之外, 有几许清纯, 看来是个充满自信、办事干练、风格明快的女子。她轻轻地介绍, 这是黑茶, 那是普洱, 这是朋友用正楷写的佛经, 那是从西藏求得的瓷器……

我们慢慢地闲谈着。谈到她们每天除了招呼客人外, 有一节与待客一样重要的必修课, 定期会有乐师来教她们抚古琴、谈音乐, 还临一段时间的字帖, 空余读着室内不断添加的文化书本。

我一时兴起, 装模作样地和她们聊起音乐, 怎样选材, 如何调音, 诸如古乐、佛乐、蓝调、夜曲。她们谈吐自如, 有板有眼, 映藏着前辈秀雅女子遗留的一种眉目神情。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不经营餐饮, 也谢绝尊敬的客人玩纸牌、打麻将。此般经营, 可能是一种现代的创意, 但少了时下聒噪的影子、倚重的银子, 却多了几分久别的清新与惬意, 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金融危机、寒冬逼近的冲击, 确是使人平静之余, 得到了一分愉悦。

就在这不大不小的茶室, 常会燃些朋友送的让人欢喜的藏香, 也时有书家画者文人骚客来此写作聊天。或古朴, 或雄强, 或俊雅, 或飘逸, 或萧散, 或简约……

在我驻足期间, 陆续有人进来。看着他们与茶妹熟悉与不熟悉的问候, 我明白了一些事情。他们和我一样多想停留、也不一样轻松自由的茶客心情。

茶店主要卖茶, 但可以喝茶, 虽然没有类似前皇家园林一般的名号和规模, 只有自已的可爱之处。最起码, 在卖茶营利来缴房租、工资及诸多税费的同时, 选择的和坚持的不失特色, 此间的茶主人或茶博士近似有些呆傻, 虔诚之余, 端起一杯临风清茶, 和回头的客人朋友一同对饮, 过多地是让人忘却了一心忧乐, 珍惜起几许情缘。

君子相交, 多以清如水相喻。情人之会, 爱人之约, 少不了两杯黑色的咖啡。而友朋间来来往往, 谈情意, 说忘年, 酬故交, 遇新知, 自然离不开可以使百两黄金难买、一怀真诚易求的清茗。

也许, 听着清乐, 闻着藏香, 近着佛像, 喝着一杯价格不高的清茶香汤, 勘度红尘, 悟通喜怒, 静远宁神, 自会不忧容颜会老, 亦能抛却琐务烦扰。

静轩品茶, 清香且清幽, 清醇又清新。在有着和气也有清气的茶轩怀静求悦, 怡清心源, 仅凭一杯或一泡可热可凉、可浓可淡、可口可人的茶, 是否真能大觉清心, 应同韵味漫饮一般, 只是见仁见智而已。

此刻, 我没有大觉, 只是喝着阳光女孩倾情泡制的清茗, 早已倾心。